

我的清华情、航空缘

○魏佑海（1951航空）

今年是清华大学百年寿诞，也是我毕业60周年。经过风风雨雨60年岁月，不觉中已届耄耋之年。每每回顾教我育我的母校，备感亲切，其实我与清华的情缘已近80年之久。

1933年春天，我来到当时的北平上汇文第一小学，孙敬修是我的级任老师。当时母亲就常常带我到清华来看表姑，她住在新林院3号，她的儿子是清华法学院院长陈岱孙教授。虽然他比我大27岁，但他是我的表兄。

陈岱孙的外祖父罗丰禄是我祖父魏瀚的姐夫，我称他为姑祖父。他和我祖父都是左宗棠1866年在福州马尾创建的船政学堂的第一届毕业生，也都是第一批官费留学欧洲。罗学习驾驶专业留学英国，魏学习制造专业留学法国。

罗丰禄回国后任北洋大臣李鸿章的翻译，后来成为李的得力外交助手，曾出任英、意、比钦差大臣。中日甲午战争战败后，由于罗留英时与日本留学生、后来任日本总理大臣的伊藤博文私交甚笃，所以作为李鸿章的政治参赞赴日参加谈判，签订《马关条约》。

罗有五个儿子，均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。其中第二子罗忠诒曾任驻丹麦大使，并曾被我国外交部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。由于当时学生正在发动学潮反对清华隶属外交部，争取归属教育部，故未到校履职。罗有三个女儿，长女伯璞即是陈岱孙的母



1993年，魏佑海学长（右）到陈岱孙（中）北大寓所拜访

亲，也就是我父亲的亲表姐。罗忠诒娶了我的四姑，因此也是我的四姑父。

我每一次去看望表姑都非常高兴，一方面他家的福州厨师煮的红糟鸡汤面特别好吃，另一方面他家的客厅墙上挂着许多野兽头标本，有鹿头，野牛头，还有灰熊头，这些都是表兄暑假到山西打猎打到的。当他绘声绘色地介绍打猎的惊险情景时，让我听得津津有味又不禁佩服得五体投地。我曾经问过表兄七七事变前每月工资有多少，他说是400块银元。当时一辆美国福特牌小汽车要3600元，他9个月就可以买一辆新汽车。因此他可以有钱与一些清华教授朋友一起去山西打猎。

当时我虽然只在读小学，可是母亲已经表示希望我将来读清华，并且也学表哥一样读经济，父亲则希望我学医学。但是，当我高中毕业后，我却遵从祖父的意愿入读清华学航空工程，为什么呢？

1913年美国担心日本在华势力过分膨

□ 值年园地

胀而损害美国的利益,为了拉拢当时的大总统袁世凯,因此建议由美国帮助中国培养制造飞机和潜水艇的人才。袁世凯听后正中下怀,马上指令海军总长刘冠雄负责筹办。刘遂邀请其船政学堂的首届学长、当时任海军部造船总监的魏瀚为团长组建赴美考察团。魏瀚是我的祖父,1875年首派去法国留学五年,除进修造舰理论与技术以外,兼学了法律并获得法学博士学位,后来又获清廷钦赐工科进士(严复获赐文科进士),长期任福州船政总监工即总工程师,船政会办大臣。南北洋水师的军舰统由其购置、赴国外监造和亲自设计制造。他所负责设计制造的平远号战舰是我国自制的第一艘全钢甲舰,是北洋水师八大主力舰之一,在造船界魏瀚被誉为中国“近代造船之父”。

魏瀚受命后,当即开始筹组。决定学员由两部分组成,一部分由国内遴选在职舰员和航海练习生12名,另一部分是已在英美学习造船和造飞机的留学生。由于魏瀚精通法文又通晓英文,故不带翻译只带一名中文秘书陈懋豫,即陈岱孙的父亲,也即是魏的外甥女婿。

1915年4月,考察团一行由上海乘英国轮船出发,经夏威夷到达旧金山。魏瀚率全团到康涅狄格州的新伦敦美国潜水艇基地。当即决定学习造潜艇的学员留在当地学习,其余学员仍回波士顿麻省理工学院学习飞机和发动机。魏瀚继续留在美国两年,来往各地了解学员学习和生活情况,特别是奔走解决时断时续的经费问题。这两年国内政治激烈动荡。1915年末袁世凯阴谋恢复帝制,云南蔡锷发起护国运动,贵州、两广、浙江等省纷纷响应。1916年

3月22日,袁被迫宣布取消帝制恢复共和,并在6月6日忧惧而死。

到1917年中,魏瀚已年过67岁,遂告老回国退休。返京后向当时的总统黎元洪递交了在美考察学习报告。其中特别提出,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看到,今后战争中空军将发挥重要作用,中国应该及早建厂制造飞机,为建立空军做好准备。作为海军将领能在酣战中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,预见到空军将来的作用,魏很为当时军界人士赞许。这一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充分证实。黎元洪见到报告很为赞成,当即指令海军总长刘冠雄负责办理。经过艰难研制、试飞,于1920年5月,陆续制造出飞机15架。1931年,海军飞机工程处迁往上海合并到江南造船所,这即是中国航空工业的创始。

魏瀚退休后仍然关心着飞机和潜水艇的制造事业,终究因为未能亲自继续参与而引为憾事。老人家给其第七子取名为“子潜”,我出生时祖父已经77岁,他给我起名为“机孙”,可以想见他老人家多么希望他的子孙能继承他的未竟事业。因此,我高中毕业后坚决地报考并入读清华大学航空工程系,既遵从祖父望我搞航空的遗愿,也实现了父母愿我读清华的希望。今天,中国已经有了强大的空军和民航事业,祖父在天之灵,当可含笑释怀矣!

有时候世事的发展却又会那样机缘巧合。1951年,我毕业后恰逢抗美援朝,被分配到人民空军当了训练参谋,到空军前线参加军事训练工作。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就设在黄海岸边的大东沟,这里的海面正是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的地方。当年祖父所辛辛苦苦建造的军舰在这一海战中几

乎全军覆没。姑祖父罗丰禄陪伴李鸿章到日本屈辱地签订了《马关条约》，遭到全国唾骂。但是，59年后的1953年，我们获得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。

1989年8月，我受命到深圳大学主持校务，又一次走近祖父曾任总办的黄埔水师学堂。当时我带着22岁的小儿子驱车到深圳，这一路正是沿着祖父为总办的广九铁路南下，也正是1905年55岁的祖父带着9岁的我父亲到广东来履新的历史足迹。

在深大任职期间，通过在华日本友好人士的介绍，我认识了当时的日本首相海部俊树，我到日本访问时还专门前往首相府拜访，海部首相在日理万机中热情地接待了我。他非常关心我们这所经济特区大学的情况，并向深大赠送了图书。我们表示希望聘请他为我校的名誉教授，为了增进中日两国的友好和支持中国的改革开

放，他欣然同意。于是1991年8月11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，在国家教委的主持下举行了隆重仪式，我亲手将深圳大学名誉教授证书颁授给海部首相，他当场题词“教学无限”赠给学校。后来海部首相又专程来深大给师生作报告，并且随身带来一幅“活龙不滞水”的题词送给深大，鼓励我们要像一条飞龙那样腾空飞舞，自强不息。此时，我不禁又一次想到96年前签署《马关条约》的一幕，这真是沧海桑田换了人间！

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。在过去的一百年里，中国发生了巨变，世界也发生了巨变。在国家从贫弱走向富强、从落后走向现代化中，我们清华代代的精英作出了卓越贡献。我忝列为清华人之一员，深感荣幸而愧乏建树。在今后振兴中华的长征路上，愿我清华母校作出更大的成绩！

为水利事业奋斗一生

○欧阳昭（1951土木）

我于1947年考入清华大学建筑系，一年后转入土木系，分组选了水利组，水利组便是水利系的前身。在清华读书的时候，母校不仅教我做学问，更重要的是教我做人，教我说老实话，做老实人，勤勤恳恳认真负责地工作，在困难挫折面前不要灰心，要鼓起勇气继续努力，在大风大浪中要坚定不移地跟党走。岁月易逝，记忆犹新，母校的教导却永远铭记我心中，几十年来我以此为准则，并身体力行之。

1951年在清华毕业后，我被分配到水利部工作。由于我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，



欧阳昭学长在百年校庆晚会现场留影

父亲又是国民党军官，自然厄运就不断地向我袭来。起先在去苏联留学的名单中